



当代北京

公园

史话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陈义凤 著

- 北京的公园曾经是皇家私园
- 古代园林重现昔日的辉煌
- 人民公园的故事
- 公园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国际大都市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北京

公园

史话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陈义凤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北京公园史话/陈义凤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3

(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ISBN 978-7-80170-805-2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公园—建筑史—北京市
IV. ①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300 号

本书图片为本书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 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 故未署名, 特向摄影者致歉; 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 与当代北京编辑部联系, 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联系电话: 010—64872595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北京雅顿纵横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印张 2 插页 10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当代北京丛书》编委会

顾 问：陶西平 宋贵伦 张文启

主 任：陶一凡

副 主 任：陶信成 张妙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曲 仲 刘牧雨 许 方 朱明德 辛国安
陈之昌 张兆民 张妙弟 周五一 陶一凡
陶信成

执行编辑：许 方 关丽娟

《当代北京丛书·社会生活史话》编辑部

主 编：陶一凡

副 主 编：陶信成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许 方 关丽娟 杨良志 李淑敏
陈德仁 金 汕 陶一凡 陶信成

序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和迷惘。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收获。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

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至少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人民群众参与创造了历史，自然也有权了解历史。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北京编辑部的这套丛书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历史，或者具体说主要是帮助有一定文字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了解当代北京的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杨利' (Yang L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7年10月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公园曾经是“私园” / 1

公园这个词汇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家喻户晓，但那时的公园指的是官家园地，即皇帝及其家族的园地。各朝各代几乎每个皇帝上台，都要建造供自己享乐的山水相依的园囿、园林。北京留存下来的古代园林，大都是当年皇家的“私园”。

一、清代以前的皇家园林 / 2

二、清代皇家园林概览 / 9

三、北京的私人（宅府）园林 / 20

第二章 “公园开放运动”后的皇家园林 / 29

“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贵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居器阨为患，幽邃之区荒芜无用。果能因地扩建，仿公园之規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颐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内俗。”——这是时任国民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在倡导“公园开放运动”时说的一席话。

一、朱启钤与“公园开放运动” / 30

二、最先向市民开放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 38

三、皇城御苑——北海 / 46

四、景山公园 / 56

五、香山公园 / 64



第三章 私家花园成为人民公园 / 73

新中国建立以后，北京私人园林被收归公有，有的私园变成了大学校园的标志性景观，有的私园被政府机关或学术团体作为办公场所，有的私园成了劳动人民休闲、小憩的城市公园。

一、恭王府花园 / 74

二、可园和阅微草堂 / 79

三、勺园、朗润园、蔚秀园 / 82

四、清华园 / 87

第四章 古代坛庙里的现代锣鼓 / 91

北京作为五朝故都，皇家园林和坛庙众多。随着皇家园林、坛庙的开放，北京其他寺院园林自然不能例外，寺院的管理者也乐于接受这一时代变化。市民公园就是通过改造这些旧园实现的。

一、从京兆公园说起 / 92

二、先农坛与城南公园 / 98

三、日坛公园与月坛公园 / 104

四、天坛公园 / 110

五、太庙与劳动人民文化宫 / 115

六、雍和宫 / 120

七、“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 125

八、戒坛寺与红螺寺 / 130

九、八大处公园的香火 / 138

第五章 现代城市公园的崛起 / 145

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城市公园建设突飞猛进，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范式。按照专业的分类，现代城市公园分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和花园三种类型。北京城市公园的建设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而且使市民生活质量大为提高。

一、北京动物园 / 146

二、植物园的建立 / 151

三、紫竹院公园 / 157

四、陶然亭公园 / 161

五、玉渊潭公园 / 167

六、龙潭湖公园 / 174

七、朝阳公园 / 180

八、奥林匹克公园 / 185

附录 / 193

参考书目 / 195





第一章

公园曾经是“私园”



一、清代以前的皇家园林

公园这个词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在中国古代这个词汇就已经家喻户晓。不过，古汉语中的“公园之地”跟现代汉语中的公园不是一个意思。现代人理解的公园是指供公众游玩、小憩的园林、园地，而古代的公园指的是官家的园地。由于古代中国都是皇权至上，所以官家指的就是皇家。官家的园地就是皇家的园地，即皇帝及其家族的园地。皇家的园地对老百姓来说是须臾不可靠近的禁区。

这些“公园之地”是供统治者游玩、避暑、狩猎的园囿。皇上是天子，除了性命金贵以外，还需要讲究排场，出行、狩猎要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清·纳兰性德：《长相思》）

我国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供帝王、诸侯狩猎、踏青的官家园林，不过那个时候的官家园林还很不发达，多是积土、积石而成的台观、台榭。例如，商代有沙丘台和鹿台，周代有灵台（灵囿、灵沼），春秋战国时，楚灵王建造了章华台，周灵王建造了昆昭之台，齐景公建造了路寝之台。稍有规模的是赵国首都的丛台，当时的赵武灵王在邯郸建造了用于饮酒寻乐、观赏歌舞高台建筑，还可以阅兵，四周树木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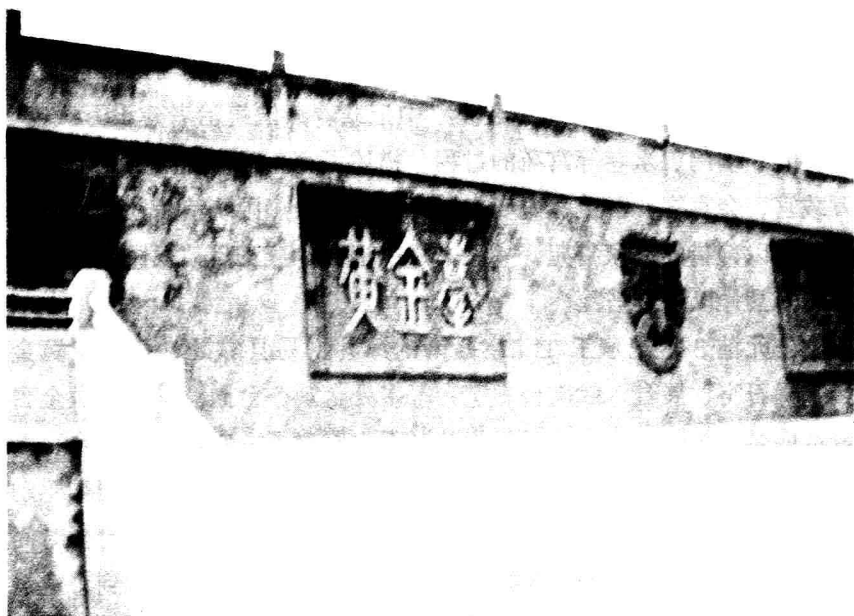
茏，环境宜人。古代的台观、台囿规模较小，形式单一，跟后来复杂、宏大的皇家园林不能媲美。

春秋战国时期，北京作为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官家园林发展得也很快，《汉书》与《水经注》中记载着燕国统治者建设万载宫、光明殿、端门、永巷等宫苑的过程，描述了宫苑建成后燕王旦“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的情景。燕国统治者还在郊野建造了可以狩猎的皇家猎苑，《汉书》中记载，燕王旦“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

公元前3世纪燕王在北京西南的涿县、易县等处，建造了黄金台、碣石宫、展台、武阳台、宁台等多处台观、台囿。其中以黄金台最负盛名。相传，当时燕昭王为礼贤下士修建了一座精美的土台，上面放着千金，恳请天下名士为燕国效力。燕昭王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了很多民间贤能，前往黄金台一看究竟的人络绎不绝。黄金台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燕国的一大景区。不过黄金台今人已无法看到，建造地点也众说纷纭。《上谷郡图经》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延天下士。”《水经注》称：“固安东有黄金台遗址”。明代《长安客话》载：“黄金台有二，故燕昭王为乐、郭而礼之者。胜迹在定兴。今都城亦有二。”《帝京景物略》称：“易州，易水边二处，都城朝外一处，有三处黄金台。”清代的《宸垣识略》则称：“永定门外三里有黄金台。”

黄金台遗址在清乾隆年间有了官方的诠释，乾隆皇帝鉴于民间说法不一，索性对“燕京八景”重新钦定，将“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确定为朝阳门外的关东店村，即今关东店南3501厂内（该厂现已搬迁，盖起了大片写字楼），并在此处设立了乾隆帝御批的“金台夕照”景碑。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中，还能见到石碑倒卧的照片。现今已无任何遗迹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个“金台路”的地名。





燕昭王为礼贤下士修建的黄金台

战国以后，北京地区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燕国之后还叫过广阳国、幽州、广阳郡、蓟城、范阳等。作为一个城池繁华的北方都城，官家园林自然发展迅猛，当时蓟城北郊即现在的莲花池、玉渊潭、紫竹院一带，河湖相连、岸柳低垂，一片江南水乡之色。尤其是莲花池，水面辽阔，莲花盛开，野鸭成群，美不胜收。曹植诗《艳歌》就描绘了蓟城郊外的园林景色：“出自蓟门北，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

《水经注》对蓟城郊外风光也有传神的描述：“水俱出县西北平地，道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渌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瞻之胜所也。”

隋唐时，北京称幽州，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繁华城池，其官家园林

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突破了传统的台观模式，更注重观赏性和艺术性。如唐代的海子园，烟波浩渺，位置在今天的积水潭一带。《咏归录》记载：“都人呼飞放泊为南海子，积水潭为西海子，按海子之名见于唐季，王镕为镇帅，有海子园，尝馆李匡威于此。北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

隋唐时幽州寺庙园林的建设也非常突出，当时比较著名的寺庙园林是以牡丹花为主要特色的崇效寺。这是晚唐时任幽州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刘济利用自己的住所改建的一处寺庙园林景观，每当牡丹花开的时候，崇效寺里花香扑鼻，牡丹争鲜斗艳。另一座著名的寺庙园林天宁寺——当时叫天王寺——也很知名，当时有诗咏此寺：“鸟啼空院僧何在？树老闲庭鹤自归。静对方池移石坐，高林孤塔看云飞。”可见当时的天宁寺是一幅多么诱人的人间美景呀！

隋唐时幽州建成的寺庙园林还有很多，如悯忠寺（后称法源寺）、云居寺、卧佛寺、戒坛寺、八大处里面的证果寺、香界寺、灵光寺等。这些寺庙园林至今仍保存完好，香客不断，成为北京著名的游览观光景点。隋唐时期寺庙园林的兴盛和当时



天宁寺古塔



传入中国的佛教有直接的关系，不仅是北京，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修建寺院、寺庙的热潮。

唐末五代后，中国出现了辽、宋两个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北京成了北中国政治势力即辽王朝的统辖之地。辽会同年间，北京被辽代皇帝钦定为陪都，改名南京。在辽的五京之中，南京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辽代统治者在南京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园林，著名的“瑶屿行宫”就是那个时候建的。“瑶屿行宫”是北海公园琼岛的前身，至今仍风姿不减。辽代统治者还修建了至今仍香火缭绕的大觉寺，当时称清水院，清水院规模宏大，成为辽代著名的寺庙园林。

12世纪初金兵攻入北京以后，南京被改成中都，这是北京正式建都的开始。金代政权虽然在北京只存在了六十多年，但却掀起了北京地区园林建设的一次高潮。著名的西华潭（今北海公园）、钓鱼台、莲花池、方园、同乐园、广乐园、南苑、北苑、熙春园、琼林苑等都是那个时候建成的。金代统治者还在北京西郊、西北郊修建了玉泉山、香山等八处行宫，时称“西山八院”，作为皇帝度假、狩猎的场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金代的园林建设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借鉴别的城市园林建设的经验，当时中都园林建设主要模仿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园林风格，甚至拆下汴梁一些园林的木雕、石料等直接运到中都。

金代后来被元朝所取代，忽必烈率领强大的蒙古军队在踏平了所有的割据政权后，带着征服者的微笑浩浩荡荡开进了中都，从此北京就成了蒙古王统治下的大中华版图的政治中心，中都也被忽必烈改成了元大都。

既然中都变成了大都，大兴土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忽必烈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华版图，为了打造大一统国家首都的泱泱气派，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和顶尖的木材石材源源不断地被调集到元大都。在建设新城的同时，皇家园林的建设也拉开了帷幕。元大都以金代大宁



建于金代的法华禅寺

宫即琼岛西华潭为中心，在其西侧建造了隆福宫、兴圣宫等皇家宫苑，在皇城内营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园林景区。在郊区则开辟了四个大型飞放泊猎区，供皇亲国戚游玩、狩猎。元大也都建设了不少寺庙园林，如碧云寺、白云观、法海寺等。

元大都园林建设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私人建园开始盛行。由于元大都集中了大量的蒙古贵族和官僚权贵，他们看到皇家园林的美景心有不甘，于是便自己筹措资金建设私人园林。当时的私园多称为“亭”或“堂”，如当时很著名的私园——漱芳亭、玩芳亭、湛然亭、遂初堂、松鹤堂、万柳堂等。这些私园建造得都很精美，其中的漱芳亭还首次将梅花从南方引进北京并获得了成功。

明朝建立以后，几乎每个皇帝临朝，都要建造一个或几个的山水相依的园囿。明朝统治者在皇宫内建造了著名的宫后苑，即后来的故



宫御花园。皇宫外建造了东苑、西苑三海、北果苑、南花园、玉熙宫等。其中东苑位于东华门外南北池子、南北河沿一带，建筑规模史无前例，苑内亭台桥榭，精巧多变，美不胜收。

明代还建造了很多用于祈求福佑的祭台，如祭天的天坛，祭地的地坛，祭日的日坛，祭月的月坛，还有祭祀神农的先农坛，祭祀土神、谷神的社稷坛等。明代皇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上台就为自己修建陵墓，昌平北部山区林深树密，景色宜人，明朝 13 个皇帝都在那里为自己寻找到了死后的安身之地，人称明十三陵寝。明皇帝营造皇家陵园有严格的规制要求，必须得符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这些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的帝王陵寝，气势宏大，体系复杂，建筑精美，陪葬的物品应有尽有。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陵寝都掩映在群山环抱之中，其山水景色与人工建筑浑然天成，山因陵而凝重，陵因山而秀美，别具园林之趣。

这时，皇亲国戚的私人园林也建造了很多，著名的有定国公的太师圃（今积水潭医院）、英国公的新园（今银锭桥之观音庵处）、太仆寺卿米万钟的勺园、兵部尚书梁梦龙的梁园、成国公的适景园、海淀李威之的清华园、万驸马的曲水园、冉驸马的宜园、奸相严嵩的府园等。其中勺园在今北京大学西门内，清华园在今清华大学内。

明代寺庙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建寺庙的同时也修建园林，寺庙与园林互为映照。比较著名的有极乐寺的牡丹园，月河梵院的松竹草舍，双林寺的池荷朱樱，兴盛庵的众芳亭和桃李林，苍雪庵的泉池八景，摩诃庵的南园等。有的寺庙如万寿寺、慈寿寺（今八里庄塔）、红光寺、大慧寺、广济寺、真觉寺（五塔寺）等，园林规模不是很大，但与寺庙巧妙融合在一起，庙宇深处，古树参天，很好地烘托了宗教气氛。寺庙因园林而显得生动，园林因寺庙而显得古朴。